



真假太子

伊昂·克里昂迦著

10731-624

12

154284
1
〔羅馬尼亞〕伊昂・克里昂迦

真假太子

羅 西・平 英譯
山 珊 中譯

兒童讀物出版社

Ion Creangă
RECOLLECTIONS

J. M. Dent & Sons Ltd.
E. P. Dutton & Co. Inc.
New York, 1930

真 假 太 子

伊昂·克里昂迦著
羅西·平英譯
山 珊 中譯

*

兒童讀物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陸號

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號：譯2022 (高)

開本787×1092 耗1/28 印張4 1/14 字數60000

一九五四年八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五次印刷

印數25181—35180 定價(4) 0.32元

目 錄

開頭的話（譯者）·····	一
老山羊和小山羊·····	三
真假太子（原名「哈拉·愛柏的故事」）·····	一六
「背包」伊凡·····	八七

開頭的話

伊昂·克里昂迦是十九世紀羅馬尼亞一個偉大的小說家。他生在一八三七年，死的時候才五十二歲。他一生當中寫了許許多多有趣的故事，題材大都取自豐富的民間傳說。這些傳說是勞動人民天才的創作，也是羅馬尼亞古典文學的寶貴財富，伊昂·克里昂迦就是發掘這筆寶貴財富的人。

他生在羅馬尼亞的漢默萊斯蒂村。這是一座山村。他就是在這座山村中長大的。童年時代，他就聽到了許許多多流傳着的美麗的神話和動人的故事。這些資料加上他對於當地農民生活和語言的深切了解，漸漸形成了他往後寫故事的風格。

在他的作品裏，我們可以嗅到淳樸的民間風味。曲折離奇的情節，愛與憎、善與惡的分明，韻律天然的詩歌，意義深刻的俗語，以及豐富的、通俗的勞動人民的辭彙，這些都是他作品中的特點。

他最偉大的一部作品是他的自傳體小說童年回憶錄，在這部作品中，他記敘了自己生動有趣的童年生活，並且有力地反映了當時的農民生活和社會環

境。

他最喜歡跟人家講故事，在傑山地方，小朋友都非常歡迎他，叫他克里昂迦爹爹。

他的作品不但在羅馬尼亞受到小朋友們熱愛，在蘇聯等許多國家也早有了譯本，可是在中國還是第一次介紹。不過克里昂迦爹爹的作品寫得那麼談諧，那麼充滿了民間的俗語和民歌，要完全不走樣地用中文譯出來是不可能的。雖然我們已經盡了能力，但是有些地方還沒有做得盡善盡美，這要請讀者們原諒。

這是一本古典文學作品，有個別一些關於宗教的句子，我們怕小讀者們看不懂，刪節了。希望小朋友們學習故事中那些人物明辨是非善惡和勇敢無畏、不怕困難的精神，不要相信其中一些迷信的話。

老山羊和小山羊

從前有隻老山羊，牠有三隻小山羊。老大和老二全都傲慢得很；不過老三倒勤儉能幹，聰明懂事，正應上那句老古話：「五個手指頭，長短不一樣。」有一天老山羊把孩子從外面叫了進來，對牠們說：

「好乖乖，我要到樹林裏替你們弄點兒吃的來。我一走，你們可千萬得鎖好門，聽好了，沒聽見我的聲音，千萬別開門。我回來的時候，我會讓你們認出我來，我會這麼說：

「三個親親小乖乖，

替媽打開大門來，

媽媽嘴裏嚼着樹葉片，

奶頭有的是鮮奶，

背上馱着

一塊大鹽巴，

腳跟後面

拖着玉米飯，

胳膊下面

挾了一束花，

媽媽替你們捎回吃的來。」

你們都聽見我說的話了嗎？」

「聽見了，媽媽，」孩子們說。

「我能信得過你們嗎？」

「別操心，媽媽，」老大急急忙忙搶着說，「我們現在都是大孩子了，我們說到做到。」

「要真是那樣，來親親媽媽，」老天保佑你們沒災沒難，好，回頭見吧！」
「回頭見，親媽媽，」老三淚汪汪地說，「老天保佑您平平安安回來，給我們帶點吃的來。」

於是老山羊管自出去幹活了。三隻小山羊就把門關上，上了門栓。可是有一句老古話說得好：「隔牆有耳，隔窗有眼。」一隻惡狼——你曉得牠是誰？——說起來牠實際上還是老山羊的教親（註）呢，可是牠却一直在找機會想要吃掉小山羊，在老山羊和小山羊說話的當兒，牠的耳朵正湊在房子的後牆上偷聽。

「妙啊！」牠自言自語說，「現在我的機會來了……要是能說動牠們的心，騙牠們打開門，我可交上好運啦！我知道我能剝牠們的皮，吃牠們的肉！」牠一邊說，一邊向大門走去，牠一走到門口，就開腔說：

「三個親親小乖乖，

替媽媽打開大門來，

媽媽嘴裏唧着樹葉片，

奶頭有的是鮮奶，

背上馱着

一塊大鹽巴，

腳跟後面

拖着玉米飯，

胳膊下面

挾了一束花，

媽媽替你們搶回吃的來。

來，開門呀，親乖乖。快開呀！」

（註）

西洋風俗，凡相信同一宗教的人，稱爲教親。或是指孩子受洗禮時給孩子取名，並代其父母担保其宗教教育的人，男的叫教父，女的叫教母。

「噯，小弟兄，」老大說，「快去開門吧，媽媽捎了吃的回來了。」

「倒霉了！」老三說，「你要是錯開了門，我們就全倒霉啦！那不是媽媽。我認得出媽媽的聲音，媽媽的聲音沒那麼響，沒那麼粗，媽媽的聲音要溫柔得多，要好聽得多！」

狼聽了那句話走了，到一個打鐵的那兒，教打鐵的把牠的舌頭磨磨光，牙齒銼銼平，讓聲音變得溫柔些，過後，牠又回來了，重新開腔說：

「三個親親小乖乖，

替媽媽打開大門來……」

「你瞧，」老大又說了，「我不贊成你的說法。」

「這不是媽媽，這不是媽媽。」

「不是媽，那麼是誰？我同你一樣有耳朵呀。我可要去替媽開門了。」

「哥哥，哥哥，」老三又說了，「你聽我說，要是有人走到門口說：

「開開門，

你的姑媽要死啦！」

你會馬上去開門嗎？難道你不明白姑媽就是那隻狼害死的？」

「喲，那麼，難道我錯了嗎？」老大說，「瞧世界變得多反常，小鬼居然造

反了……你眼睛裏要是有我，那麼外面一定是媽媽。我可要自個兒去開門了。」

老三聽了這話，就一溜烟地爬到烟囪裏，腳踩在爐子邊上，鼻子貼在煤烟上，像條魚一樣地一聲不響耽着，害怕得像根蘆葦似地簌簌抖。但是害怕有時倒是好事情！老二也照樣要溜，霍的一下，牠飛快地走進一隻鍋子底下，拚命把身子縮成一團，悶聲不響，身子嚇得簌簌抖；厚着臉一溜倒能保得平安！老大走到門跟前，開呢？還是不開呢？牠到底拔去了門栓……啊！牠瞧見了什麼？牠還能看見什麼嗎？……那隻狼已經把老大的眼睛剗了出來，把牠的脖子扭斷了，因為那隻狼餓慌啦。一點不費事，啊嗚一口就把老大吞下去，那隻小山羊在牠喉嚨裏了；狼當場咬下了羊頭，把那隻小山羊吃得那麼快，那麼津津有味，看了這副饞相，你還當做牠從來沒吃過別的東西呢。吃完，牠仔仔細細地舔舔嘴巴，開始在屋裏不耐煩地找了起來，說着：

「我不知道是我自己幻想呢，還是我真的聽見什麼聲音？牠們好像埋到地裏去了……牠們會在哪儿？牠們會在哪儿？」

牠這兒嗅嗅，那兒嗅嗅，天呀！哪兒也找不到小山羊的影踪呀！

「喲，這倒妙得很……我家裏一點吃的都沒有啦……讓我這副老骨頭歇一會兒吧。」

牠費勁地在那隻鍋子上坐下來。牠一坐下去，我不知道怎麼的，是那隻鍋子動了動呢，還是那位教親打了一下噴嚏了……要不，鍋子底下那隻小山羊幹嗎要說話呢？冤家對頭正在找牠，牠自己偏偏去碰上了，可憐的傢伙呵！

「您好，教父！」

「啊！多好笑！多好笑！多好笑呀！你這個滑稽的小傢伙！你原來在那兒！到你教父這兒來，好教牠來疼疼你！」

狼小心翼翼地揭開鍋子，一把揪住那隻小山羊的耳朵，搖着牠的身體，殺了牠，把牠撕成粉碎！俗語說，「咎由自取」，一點不錯。臨了牠又在屋子裏搜來搜去，打算搜出些什麼東西來。可是牠什麼也找不到，因為那隻謹慎小心的小山羊在烟囪裏悶聲不響。狼找來找去，找不到什麼，突然計上心頭；牠把那兩隻羊頭擺在窗上，牙齒露了出來，弄得兩隻羊頭彷彿在笑似的。弄好了以後牠再用鮮血塗在四面牆上，這樣越加可以嚇唬老山羊了。隨後牠就走了。敵人一離開房子，老三就飛快地爬出烟囪，把門關緊。牠搔着頭皮，傷心地哭着牠的哥哥。

「我的親哥哥呀，只要牠們聽聽我的話，牠們就不會給狼吞掉了。啊，可憐的媽媽還不知道大禍已經臨到牠頭上了呢！」

牠哭呀哭的，哭得精疲力盡。但是又有什麼辦法呢？這不是牠的錯，牠們是活該呀。牠正哭得傷心，老山羊歇着吃的，喘着氣，拚命飛快地走來了。牠一路走過來，遠遠就瞧見窗子上有兩隻羊頭在露着牙齒笑。

「親乖乖啊！牠們等得多心焦，牠們瞅見我回來還笑呢！」

「媽媽的乖乖，媽媽的乖乖，

多美麗呀，多可愛呀……」

那隻山羊的愉快勁兒可不小呢。但是牠剛一走近，瞧見的是什麼呀？牠渾身打了個寒噤，雙腿發軟，身子簌簌抖，眼睛昏昏花花。不管這是什麼，決不是真的！牠還是不當一回事地向大門走去，心想一定是自己在幻想……牠一走到，就開腔說：

「三個親親小乖乖，

替媽媽打開大門來，

媽媽嘴裏嚼着樹葉片，

奶頭有的是鮮奶，

背上馱着

一塊大鹽巴。

腳跟後面

拖着玉米飯，

胳膊下面

挾了一束花，

媽媽替你們捎回吃的來。」

於是最小的那隻小山羊——如今牠是最大的一隻，也是最最小的一隻了——溜烟地跳去開門。牠投入媽媽的懷裏，哭得好傷心，一邊開始講給牠媽媽聽：

「親媽媽，親媽媽，瞧我們吃了多少苦！災禍已經臨到我們頭上了。」

老山羊的眼睛在屋裏四下一溜，害怕了起來，石頭似地直僵僵站着。可是後來牠終於鼓起了勇氣，稍爲清醒了一些，問：

「孩子，這兒出了什麼事？」

「出了什麼事？親媽媽。您離開家以後，不到一忽兒功夫，一聽吶，有人敲門啦，一邊說着：

『三個親親小乖乖，

替媽打開大門來……』」

「喔？」

「我的大哥哥，你知道牠又不肯聽話，又耐不住氣，就衝到門口去了。」

「後來呢？」

「後來我一溜烟地爬上烟囱躲起來，我的二哥哥去躲在鍋子底下。這當兒老大就像我講給你聽的那樣鹵鹵莽莽地走到門邊，拔去了門栓。」

「後來呢？」

「後來太可怕啦！我們的教父，您的朋友，狠教親站在大門口了。」

「誰？我的教親？是牠？牠不是拿過自己的毛髮賭咒，說永遠不來驚動我的孩子嗎？」

「就是牠，媽媽！您瞧就是牠教咱們飽受了驚慌！」

「等我來教訓教訓牠！因為牠明明曉得我是一個孤苦伶仃的寡婦，一屋子都是孩子，牠不同我一家人搗蛋和折磨你們不行嗎？好心有好報，壞心有壞報……這個壞蛋，飯桶！牠有時候對我嚎叫，露出了牙……但是牠看錯了人啦；我始終是一個受人尊敬的女人。呃，教親，你當心點！我要給你苦頭嚐嚐！跟我作對？好，當心，瞧我不把你的爪子拔掉！」

「啊，天呀，親媽媽；啊，天呀。最好別說，讓天來處罰牠吧！」

「才不呢，我的寶貝！相信我的話，孩子，我會給牠一頓教訓，教牠够受，以後不敢再上這兒來東嗅嗅西嗅嗅的，你放心好了！只不過你對隨便哪個都不要露一點風聲，要不，會傳到牠耳朵裏去的。」

後來老山羊就等着找機會報仇了。牠心裏想啊想的，想着怎麼下手，想着怎麼做法。「哈，哈！現在我找着辦法了，」牠自言自語說，「我要給我這位朋友一種苦頭嚐嚐，好教牠自作自受……」在老山羊家附近有一個深坑：老山羊把希望寄托在這個深坑上面。「啊，好戲開場嘍。得去幹那隻狼交給你的差使啦！」這樣說着，老山羊撩起裙子，捲起袖子，生好火，開始燒菜了。牠燒了肉捲、燉菜、玉米飯、奶油雞蛋大米餅和各式各樣的菜。燒好菜，牠在坑裏塞了煤碴子，爛木頭，好讓青火苗慢慢兒燒旺。牠再在坑裏輕輕撒了一層柳條，一些樹葉；在樹葉上，牠擲了一些爛泥，在爛泥上，牠鋪了一張席子。牠特地再替狼做了一把蠟椅子。最後牠把菜放在火上煮着，穿過樹林去找牠的鄉親，請牠來吃飯。牠走啊走的，走過樹林，走到一座又峻險，又陰暗的懸崖上，在峽谷裏牠遇到了那隻狼。

「你好，老鄉親。什麼風把你吹到這兒來了？」

「但願你的心和你的臉一樣仁慈……但是你知道，有時候命運會把你帶到

你不想去的地方去。我不在家的時候，不知道是誰到我家去過了，總之有人對我下了毒手！」

「老鄉親，什麼毒手呀？」

「唉，牠發現只有孩子們在家，就把牠們殺害了，吃掉了，我好苦命喲！剩下我這個寡婦孤零零的一個人！」

「別那麼說，鄉親！」

「我說也好，不說也好，還不是一樣。呃，孩子反正已經昇天了，你得替牠們超度超度呀。因此吶，我盡了自己的力量燒好一桌菜，特地來請你。鄉親，去安慰安慰我吧。」

「高興得很，鄉親，不過要是你請我去吃喜酒，我還要更加高興些呢。」

「我相信你，鄉親！這不是咱們的意旨，是老天爺的意旨呀。」

老山羊哭着走在前面，那隻狼跟在牠後面，假惺惺地哭着。

「天呀，鄉親，天呀，」老山羊唉聲歎氣說，「天底下一個人最最擔憂的，就是無能爲力的事。」

「說到這點，鄉親，要是一個人知道他自己該受到什麼痛苦，他就會有個準備防防它了。別太難過，因爲總有一天我們都會同樣走這條路的。」